

# 河南中学生踩踏致死背后： 课间拥挤的厕所与超大班级

11月13日上午，河南省武陟县兴华中学学生在上厕所期间，因上下楼梯拥挤发生踩踏，导致1名学生死亡，5名学生受伤。拥挤的厕所背后，是不断增长的县城学生数量和因此衍生的超大班级。



## 踩踏

每到上午20分钟的大课间时间，河南省武陟县兴华中学的厕所就变得分外拥挤。

学校坐落在县城的中间位置，是所初中，三个年级，分在两栋四层的教学楼里，有30多个班，学生加起来超过2000人。整个学校只有一处厕所，是一栋二层的建筑，一层是女厕，二层是男厕，蹲位都是三十多个。厕所与教学区隔着操场，直线距离有300米。今年刚从学校毕业的2020级学生赵思维告诉本刊，一到下课时间，为了能占到蹲位，学生们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厕所。

但这个方法遇到期中期末考试时就不好用了。考试一般从早上8点开始，每科时间为两个小时，考完休息20分钟——上厕所的同学都挤到了一起。女厕有两个出入口，人员流动尚算通畅，但男厕只有一个入口，在二楼楼梯口。赵思维说，楼梯不窄，并排能走6个人，但遇到考试每次都挤满了人，“有不停往前挤的，有想要出来的，也有被挤得一动不动的，要堵上好几分钟。”赵思维初二时见过有一个男生在楼梯上跌倒，被同学踩到手指，是周围人努力往外挪出一点位置后，他才站了起来。

11月13日这天却没有这么幸运。这天学校进行期中考试。踩踏就发生在第一门考试结束后。初三学生张民鑫记得，自己当时刚跑到厕所一楼的楼梯拐角处，迎头冲来一群学生，神色慌张，边跑边喊：“墙塌啦！快跑快跑！”一时愣住的张民鑫被重重踩了好几脚，有些在他前面的同学被挤得连连后退，重心不稳，栽倒下来，张民鑫也倒了，又带倒了后面的人。他记得，从厕所涌出的人继续往外跑，踩着倒下人的手和背，不少人疼得破口大骂，“全都向外跑，疯了一样。”

压在人群中间，张民鑫觉得喘不过气，闷，头晕，他觉得自己快要死了。好在，压在他身上的几个同学先站了起来，将他围在中间，避免其他人再挤到他。随后，他被拉了起来，晕乎乎中，几个人抓着他，踩着其他倒地同学的手、脚、背出去了。他听到，依然被压在下面的人中传出喊声：“妈妈快来救我。”

在厕所里的李思辰看到更多。他告诉本刊，男生厕所里有一面隔断墙，高度在一米七左右，是用来隔开前后两排蹲位的。去年，他就观察到这面墙出现一条半米长的裂痕。踩踏发生前，有不少学生聚集在隔断墙边抽烟，堵住了通往厕所的路。李思辰说，就在这个过程里，一个学生的烟头不小心扔到了一个同学的身上，几个人被吓得跳起来，踢到了旁边人，引发混乱。厕所地面刚拖完，很滑，混乱和拥挤中，脆弱的隔断墙塌了。“砸到七八个人，都是血，有人蜷着身子，有的抱着头，有的仰面躺在地上。”厕所里的学生开始往楼下跑，而外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还在往楼上挤，两股心急火燎的人流在一楼楼梯拐角处交汇。

整个踩踏持续了十多分钟。王洋当时也在现场。跑出厕所后，他只下了几个台阶，就挪不动了。“前面的人不动了，后面人还在往前挤，我被挤得快呼吸困难了。”他大喊，“不要挤啦，但是也没用”。直到老师从外面赶来，指挥楼梯上的人一波波回到厕所里，拥挤才缓解。等他下到一楼时，看见有三四个同学躺在地上，面色发紫，在等救护车的到来。

第二天，河南省武陟县人民政府发布通报称，在武陟县兴华中学踩踏事件中，1名学生抢救无效死亡，1名受伤严重，4名轻微伤。

## 遇难的孩子

死亡的孩子叫李子其，是兴华中学初一学生，只有12岁。在邻居的印象里，他个头不高，只有1.4米，长着一张圆圆的脸，笑起来很羞涩。

因为上班没带手机，直到11月13日下午3点，报信的人找到他工作的地方，李军才知道儿子出事了，已经被送到武陟县中医院。他赶到时儿子还在抢救，妻子在医院大厅一直哭泣。过了半小时，医生过来告诉他，孩子没救回来。李军难以接受，就在早上出门时，儿子还好好好的，还能自己骑自行车去学校。如果没有倒在上厕所的混乱人流中，晚上八点下自习后儿子会按时到家。可眼前的孩子，全身呈黑青色，让人不忍心看第二眼。

到现在李军也不知道儿子具体经历了什么。痛苦让本来就不善言辞的他更沉默了。他今年34岁，之前一直在建筑工地上打零工，两三年前才在村西南的一家屠宰厂上班，计件工资，效益好时一个月有5千块钱；妻子则在县城服装店做销售。两个人都没出远门打工，而是留在老家县城工作，就是为了能够陪伴孩子成长和读书。

李军家在大城村，村子很大，有五六千人，原本属于圪垱店乡，2016年武陟县城区扩大，大城村被纳入木柴

## 超大班

早在2016年，张倩刚进入兴华中学读初中时，她记得自己班级有55个人。一个年级10个班，总共500多人。那时学校也只有这一个厕所，但还不觉得很拥挤。但这几年，兴华中学的学生一直在增长。兴华中学一名初三学生告诉本刊，目前，仅初三一个年级就有800人左右，有的班人数达到67人；低年级的学生更多，约1000人左右，班级人数多的能有80多人。整个学校学生的人数已经比2016年多出许多，但仍然只有一个厕所。

赵思维比张倩晚四年入学，他感觉不仅厕所挤，寝室也挤。他告诉本刊，男生宿舍住了12人，两排上下铺，中间只留下1米的过道。每层楼有一个洗漱间，装了七八个水龙头，供一层楼十几个寝室使用，每次早上洗漱都需要排队。赵思维说，他总是拿着盆，看到有水龙头空出来就赶紧把盆放上去接水。而且，宿舍没有澡堂和热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学生都是一周不洗澡，等回到家再洗。

关于中小学学校的配套设施建设，国内有着明确的标准。以厕所为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12月发布的《中小学校设计规范》(GB 50099—2011)规定，男生每40人要拥有一个大便器或1.2m长大便槽，20人拥有一个小便器或0.6m长小便槽，女生则是13人/个。以兴华中学目前超过2000的学生数量算下来，显然没有达到标准。而像这样无法在生活配套上达标的县级中小学，并不少见。

2018年3月22日，河南濮阳县第

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学生因在考试前“集体上厕所”发生踩踏事件，致1死22伤。据媒体报道，该校1704名学生仅有39个厕所蹲位。

齐燕是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曾在中西部多个县城进行实地调研。在2017年开始的针对中西部三县教育问题调研中，她关注到县城学生不断增多的问题。她告诉本刊，2002年，教育部明确规定了中小学的班额数：小学是40—45人，中学(含初中和高中)为45—50人，其中“56—65人”为大班额，“66人以上”为超大班额。而之前在河南一所县城调研中，齐燕发现，高于66人的班级已经不在少数，“2018年该县公立初中一个班级超过80人，该县公立小学有的班级甚至达到108人。”

在调研时，齐燕看到，教室内学生的课桌从讲桌排到最后，教室内几乎没有空余时间。有的班级甚至两张课桌坐三个人，后排一抬腿就能踢到前排座椅。学校操场也不够使用，有的学生下课后也只是坐在班里，有的学校则直接在教学楼底下铺设塑料草坪，供学生课余时间活动。有一个学校，学生多，学校无法满足学生住宿需求，只好鼓励住在学校附近的老师们腾出自己空余房间，充当学生宿舍。

齐燕说，乡村学校的撤并是县城出现超大班的一个重要因素。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2020年发表的一篇名为《河南乡村义务教育发展趋势及政策因素分析》的文章提到，2013年至2017年，河南乡村小学、初中学

校数量分别减少了4700所和2030所，年均分别减少1175所和51所。而除此之外，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资源，农村家长也不断带着孩子往县城聚拢，“从最早在学校附近租房陪读，到为了孩子上学买房落户。”齐燕说，2017年，她观察到，当时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龄儿童入城上学的速度，远高于当地学校扩建和新建学校的速度。学生人数的增多，也给教师的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一位老师告诉齐燕，班级变大后，自己只能关注到前15名和后10名的学生，对单个学生的辅导时间有限，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感觉学习内容“吃不饱”，学习能力弱的则感觉学得吃力。而且，需要花费更多精力维持课堂纪律，授课时间也变少了。

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郭志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解决超大班问题的难点，他说要彻底解决大班额问题，地方财政需要很大投入，如在城里新建一个小学，大约需要2亿元资金，一所初中要3亿元，“人口不断涌入，且公共服务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县级财政容易发生财政断崖”。

多名学生告诉本刊，踩踏发生后，兴华中学那天后续的考试正常进行。他们看到有经历了踩踏现场的同学，白色的鞋子被踩成黑色，肚子上还有被踩的印迹。学生们说，目前学校正在原厕所旁新建厕所。除此之外，学校好像没什么变化。

据《三联生活周刊》